

Dengyiguang
邓一光文集·中篇小说

蓝猫

邓一光·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Dengyi guang
邓一光文集·中篇小说

蓝猫

邓一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猫 / 邓一光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8

(邓一光文集)

ISBN 978-7-5411-3496-8

I. ①蓝… II. ①邓…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0247 号

邓一光文集

中篇小说

LANMAO

蓝猫

责任编辑 唐 婧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尚书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张 妮
封面题字 邢补生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85 028-86259287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496-8
定 价 32.00 元

...目录

蓝 猫	001
消失在路上	045
独自上路	100
院 子	142
大路朝天	172
休 息	212
我是一个兵	240
西 沙	268

蓝 猫

—

蓝猫最先是憎恶这个城市的。

蓝猫不是为了憎恶来的。蓝猫不缺憎恶。蓝猫出生在农村，她在那里学会了憎恶。她甚至憎恶那里的一切，因为吃不饱而愁眉苦脸懒惰成性的男人女人；因为缺乏教养和玩具拿她开心取乐的丑陋的小孩；因为没有文明规范随处大小便的牲畜家禽；因为四季生息一茬接一茬到处飞扬的庄稼橘茸；因为瞧不起人类便粗鲁而专横的太阳和粗俗而刻板的风。这一切都令她憎恶无比。蓝猫一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后来也没有谁告诉过她。也许她没有父母。为这点蓝猫曾有过一段时间的伤感。那个时候蓝猫开始有不少追求者，从这点上她知道自己很迷人。蓝猫越来越变得矜持。也许自己出身高贵呢。她开始在梦里痛恨和亲昵从来没有见过的爹娘。蓝猫醒来时总是泪水汪汪，这使她更加的迷人。蓝猫觉得自己本来是可以活得更加好一些的，于是有一天蓝猫就背井离乡到城市来了。

蓝猫离开家乡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带。走了四十里山路，躲在一辆山区客车的行李棚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又躲在一趟火车的邮车里颠簸了两天两夜。

蓝猫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是早上。一轮橘红色的太阳晃得她眯缝了半天

眼睛。站台上车来人往，没有谁去注意她。蓝猫觉得一切都那么容易。

蓝猫一瘸一瘸地躲过一辆疯狂驶过的摩托车，避开飞溅的泥水。这比躲避红了眼的牯牛和心怀叵测的小孩的算计多了些难度。蓝猫弯进一栋毛糙的两层楼房后面，她在这里落脚。她饥肠辘辘。脚上的伤很疼，还有一些血从那里流出来。她有些绝望。最后一次进餐是在七个小时之前。一只灰色的年轻的鼠。她没吃完。她过去没有挑食的习惯。她喜欢鼠做正餐。她以为到城市来就可以吃比老鼠更有价值的东西。正因为她这样认为，她才去捕捉那只鸟儿。她不懂得城市里的鸟儿是捕捉不得的。其实她在捕捉那只鸟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城市的心理。她稍稍怀疑了一下那只鸟的住房和食器的条件。鼠是自食其力而这鸟儿不是。但是她不会分析。蓝猫不会分析便导致了她的悲剧。那个老头骂着用手中的健身球愤怒地砸向她。她惨叫一声，明白了那只鸟是不能当食物的。鸟在精致的笼子里冲她冷笑。那时她只能把逃命放在第一位了。

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处在绝望之中。她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裸露在灶台上残存的食物。城市的天花板洁白无比，没有檩子用来挂腊肉风鱼之类。蓝猫很饿，这时她才知道原来来到城市后仍然需要捕捉老鼠。

蓝猫蹑手蹑脚从凉台边爬上二楼。她没有走楼梯。原先她是走楼梯的。自从那四个女孩子用脚踢她以后她就不走楼梯了。她知道那四个女孩子也是从农村来的。她熟悉她们的气味。她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用脚来踢她。城市又不是她们的。不过蓝猫懂得宽容，她可以不走楼梯。她不走楼梯仍然可以上楼，而那几个女孩子就不行。

院墙上站着一只白猫，皮毛雪一样炫目，看见蓝猫翻上晒台就大声喊：“小姐。过来玩玩！小姐，过来玩玩！”

蓝猫瞟了他一眼。蓝猫认识这个英俊潇洒而又放荡不羁的城市家伙。蓝猫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他就追求起她来，没完没了。可是蓝猫知道他妻妾成群。他总是站在一旁淡淡微笑着看那些风骚下贱的家伙为争风吃醋生死肉搏。蓝猫才不会答理这样的家伙呢。

蓝猫冷笑了一下，高傲地扭过头去。她不想理他，虽然他的城市资历

意味着至少能给她带来美味可口的食物。她下意识地吧视线投向另一边。她看见了他。他立在自己的屋檐下，浑身的皮毛黑得发亮，筋骨结实得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身姿伟岸而又深沉。

蓝猫的心悄悄地颤动了一下。

蓝猫拐进走道，几乎看也没看楼梯口那个半敞开的门，就拖着受伤的脚步吃力地爬上天花板。

蓝猫在一片衔来的破棉絮上躺下。她很饿。她觉得自己是应该把那只年轻的老鼠吃完的。现在不行了。她不能返回去再找回那只老鼠。那个白色的英俊潇洒的家伙还在院墙上执著地巡逻。他看见她一定会再喊：“小妞，咱们玩玩！小妞，咱们玩玩！”说不定他还不止是喊。他很放荡而又强悍。她现在只能睡觉。

蓝猫合上眼的时候心里想：这就是城市呀。

二

冷子其实看见了那只猫从门口一步一瘸地走过去。冷子没有理会。冷子没有欺侮那只猫。她一直是不欺侮小动物的。大动物她也不欺侮，她怕它们。几天前李药和五孩在楼梯口追打那只猫时，她还责备过她们。她说猫又没惹着你们。李药说让猫跟着犯忌，五孩说对，让猫跟着犯忌，冷子才没说什么。现在冷子当然也不会去欺侮那只猫。她现在要哄五孩。

五孩别哭了五孩别哭了。冷子劝道。

五孩立在屋子中央天昏地暗地嚎哭。

五孩别哭了五孩别哭了。李药也劝。

五孩还哭。张着大嘴哭。五孩那张大嘴好像是人给画上去的。五孩像男孩，个儿又瘦又小。五孩不该长那么大的嘴。

冷子不知道该怎么劝五孩，她已经劝了半个多钟头了。这期间爱俏的李药已经洗完澡又洗完换下的衬衣裤衩，在镜子前涂了好半天爱丽丝面膜。李药涂面膜就像糊墙一样。冷子说，李药，这样涂怎么行，你有多少

钱往脸上涂呀。李药拧过背去，哼了一声，没有答理冷子。冷子俊俊俏俏，天生的美人胚，当然可以不用爱丽丝。你不用也别干涉人家呀。李药皱着眉头想一句老话。李药只读完初一，记不住很多词。后来李药想起那句老话来了。

饱汉不知饿汉饥。

五孩还在哭。

冷子累了。冷子每天在油锅前要站十二个小时。十八岁的冷子身子不弱依然感到累。冷子想那两个城市人太缺德，什么财不好发，偏偏来骗五孩一家人的血汗钱。五孩是来城市卖花生的。五孩家是花生专业户，承包了二十五亩河套沙地。五孩每天扛一百斤花生上街卖。不是去集贸市场，那里税收得太狠。五孩知道一些小街小巷，那地方僻静但是有一些想省脚力的买客，五孩很聪明。一百斤花生，每斤一块五。有一个城市人，问有没有花生仁，炸了下酒的那种。五孩说没有，只有落花生。又来了一个城市人，问有没有花生壳，用来熏腊肉的那种。五孩说没有。只有落花生。第一个城市人对第二个城市人说，正好，咱俩把这些花生买下，拿回去剥了，你要壳我要仁，岂不皆大欢喜？于是城市人给五孩算账：就算五十斤仁五十斤壳好了，我们每人五十斤。我只要仁，他只要壳。我们都只要花生的一半，所以应该只付一半的钱，对吧？一半是每斤七毛五分。我五十斤该付你三十七块五毛，他五十斤也该付你这么多，对不对？五孩想，对。他们每人都只买了我一半，当然该付一半的钱，生意就得公平合理。五孩高高兴兴卖了花生，还慷慨地把麻袋送给了那两个城市人，免得他们到处找东西装。但是走在回家的路上五孩越想越不对。五孩只读完初小。五孩不会算术。但有一个事是明白的：她卖一百斤花生应该收回一百五十元钱，可她现在手里只捏着七十五块钱哪！

于是五孩就哭。

冷子很累，她已经劝了半个多钟头了。冷子打一回来就劝起，没顾得上洗澡洗衣服。身子汗黏黏的。天黑了。五孩仍然在哭。五孩嘴很大，哭起来后劲十足，无遮无拦。五孩很有把握打破一个钟头的纪录。冷子不再

劝了，只在一边默默地陪着。心里想，就是五孩今晚哭到后半夜，明早五点也要准时爬起来。冷子在一家私营餐馆干活。冷子不愿丢掉那份工作。

李药已经缩进她的帐子里去了。那里面立刻就有浓烈的化妆品香味飘出来。冷子看见李药在帐子里解开小衣，拿什么东西往胸脯上涂，一边涂一边哼歌。“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李药嗓子不好，七歪八错的。黄冈人，总是把“会”说成“费”。费有那么一天，费有那么一天……李药一边涂一边唱，有时候太专注胸上而忘了歌词，就嘴里嚼糖似的糊弄过去，但绝不停下来。李药的兴致很高。冷子不清楚李药怎么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些大瓶小盒的化妆品。李药在城建学院当清洁工，每月工资八十元，伙食再怎么也得花去三分之一。房租三十元，四个人平摊每人七元五毛。李药每个月往家寄二十元。余下的李药就买花布头买化妆品横竖折腾。现在那余下的一部分就在李药“费”呀“费”的哼哼中涂在她的胸脯上了。李药的胸平扁扁的，一般十七岁的女孩子都不这样。冬天还能拿假的来打马虎眼，夏天就困难了，李药有时候悲哀地这么说。冷子不相信涂点什么就能让那里发起来。再说，一个清洁工要那么老高一对胸干什么，冷子这么想。冷子想是这么想，却不好说，因为冷子自己的胸老高，这么说话不硬。

李药就没有干扰地在帐子里涂她的胸。

五孩中气十足地立在屋子中央大声嚎。

这时候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屋里的人吓了一跳。她们最主要的不是给吓住了，而是被进来的人身上那股冲人的酒气给熏住了。但那只有一会儿。因为是每天熟悉的。李药又继续“费”呀“费”地往胸上涂东西。五孩又继续昏天黑地地哭。

冷子说：“橘红姐，今天又喝了？”

橘红说：“唔。”

橘红就去暖瓶里倒水。暖瓶是空的，李药洗了澡。橘红跌跌撞撞去晒台拧水龙头。冷子在背后喊：“没水呀，下面把闸关了。”橘红就骂：“背时的！房租月月按时交，凭什么不给水？”冷子说：“你等一下，我去

楼下提点水来。”

水提来了，橘红等不及烧，一气灌了两大杯，气这才出均匀，酒味儿也散了些。橘红把裙子蛻蝉壳似的自头上扒下，丢在脚盆里，露出一身莲米般的白肉来。帐子里的李药呼地躺下去，脸朝里，拉起被单蒙住头。橘红吼道：“五孩你烦人不，嚎死呀你嚎！”

五孩不理睬，依然哭，嚎声更加壮烈。

橘红一跺脚，说：“你再嚎，老鼠拖花生啦！”

五孩戛然止声。侧耳细听，脸色顿时变了，扑到屋角去看囤积在那里的花生。

李药在被单下说：“哼！”

冷子说：“橘红姐，穿上衣服吧。”

橘红说：“烧。”

五孩惊慌地说：“老鼠呢？老鼠在哪儿？”

冷子说：“橘红姐，今天又陪酒了？”

橘红不答，舀了水，稀里哗啦地洗身子，莲米般雪白的身子在八支光灯下滚来滚去。李药的被单扯得更紧。冷子不知道还该说什么。橘红已经洗完，说：“睡，困了。”就摇摇晃晃走到自己的床前倒下去。冷子又站了一会儿，见橘红不动，已发出轻微的鼾声。自己先去床上坐了一会儿，想了想，又起来，把橘红刚换下来的脏衣服端到楼下去洗了。

五孩还在花生囤积处惊慌地找老鼠。

三

蓝猫先前睡得不太踏实，后来下面的嚎哭声停了下来，蓝猫就入梦了。蓝猫在梦里梦见了他。他把那个放荡的白家伙追撵得屁滚尿流。他送给她很多美味的食物，有老鼠也有鸟儿。他看着她时眼睛里像在说：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他的眼睛炯炯发亮，皮毛缎子般漆黑，筋骨结实地发出咔吧咔吧的声响，身姿伟岸而又深沉。

蓝猫心旌荡漾，在梦里发出呜咽。

蓝猫想：这就是城市呀！

四

冷子赶到餐馆时还是晚了十几分钟。老板娘穿着极短的睡裙手摇蒲扇靠在店门前微笑着说：“吃得饱，睡得足，长得膘。”

冷子自知理亏。先前进店时讲好，早上六点钟前必须赶到店里，现在六点二十了。冷子埋头走进店堂，系上围腰，手脚麻利地开始捅燃炉子、揉面、烧水。老板娘摇着蒲扇跟进来，扇子在仙鹤一般细的腿上拍打着说：“冷子，开始长肉了呢。”老板这时从外面扛着半扇猪肉进来，冲老板娘吼道：“人家做活，你在这里嚼什么舌？回去挺你的尸去！”老板娘翻翻白眼，悻悻地撑着仙鹤腿进屋去了。

冷子很快把汽油桶炉子烧红了，面和得黄澄澄的，锅里的水发出吱吱的响声。冷子去后院酒缸里舀出半盆米酒，开始炸油条。

街面上，路灯越来越暗，终于熄了。有人开始收凉床，乒乒乓乓地，贪早觉的人就用毯子蒙住头，依旧睡。有上早班下夜班的自行车陆续通过，骑车的人发出响亮的咳嗽声。出去的那条大街上传来渐渐频繁的汽车驶过的声音。隔壁的“发发发发发型屋”年轻的老板赤着上身站在街当头刷马牙似的哗哗刷牙。

有人在餐馆前支起自行车，生意开始了，那人到毛弟柜台前买了水牌，递过来。两根油条一碗清酒。冷子把滚水掺进酒碗，端过去。冷子一愣。又是他。

他是个学生，看样子也是从农村来的。自从半个月前他来这里吃过一次早餐后，几乎每天都来，而且总是第一个。他长得清清爽爽，头发温顺地梳向一边，嘴边绒绒地有一层细毛。他每次来得早，总是一边吃一边悄悄地打量冷子。冷子注意到了这一点。冷子喜欢那张柔和而充满温情的面孔。但冷子不习惯被人天长地久地打量，所以冷子一直很戒备。

冷子把油条递过去。那个年轻的学生突然涨红了脸说：“你……你是天门人吧？”

冷子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

年轻学生释然笑了：“我也是天门人。我猜你该是。”

冷子说：“是这样。”

年轻学生端着油条和清酒，欲走不走，站在油锅前。后面的食客来取油条，撞在年轻学生身上，被泼了一脚酒，骂道：“么回事嘛，早上起来忘了吃药，发痴？”年轻学生赶忙离开。到远处一张桌子前坐下，慢慢喝那半碗酒。

来油锅前取食物的人渐渐多了。管收钱的毛弟找错了人家票，和人对骂。隔壁“发发发发发型屋”的音响倏地撞过来。老板娘睡回头觉起来了，仍旧穿着她那件极短的睡裙，趿着一双大红塑料拖鞋呱唧呱唧穿堂而过，去街对门牛太婆店里端豆皮。一辆垃圾车穿街而过，垃圾工摇着铃有气无力地喊：“渣滓——倒！”老板从后屋探出脑壳吼：“冷子，把锅给毛弟，你来帮我配菜！”

冷子让极不情愿的毛弟站到油锅前，自己往后屋去。毛弟抠着牦牛似的一头脏兮兮的头发，翻着白眼对取食物的顾客喊：“站好！又不奔丧，慌么事？”

冷子走进后院时下意识地往外面的桌子处看了一下，那个年轻学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五

橘红一到建筑队，老板黄参就把她叫去，对她说：“橘红，中午和卫生局谈合同，你准备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去香湖酒家。”

橘红冷笑一下。

黄参装作没看见，说：“你怎么穿这身衣服？你那件连衣裙呢？”一边说一边盯住橘红的脖颈。

橘红说：“脏了。总不能穿一辈子。”

黄参说：“再去买一身。”

黄参就数出几张票子，交给橘红。吩咐道：“买露一点的，别那么土气。”

橘红穿过乱哄哄的工地，到街上去买衣服。

橘红是黄老板的陪酒员。橘红原先并不是。陪酒员不是职业。橘红原先是来做小工的。爹带她来城里投奔远房姑舅黄参。黄参是建筑队的包工头。橘红家里穷。橘红是巴东橘乡人。修葛洲坝，橘林被毁了。橘林被毁了橘红家就没了指望。橘红的大哥四十多岁了，好容易说上一门亲，可是没有彩礼钱。爹对橘红说：“二丫，咱吴家只你哥一根苗。咱吴家不能断了烟火。”橘红说：“爹，我懂。”爹说：“好二丫。”爹就领橘红进城来了。爹对黄参说：“他姑舅，家里穷呀！咱要是有一根草绳的路也不带连你姑舅了。咱二丫晓事，粗活细活凭你吩咐，该骂该打全当你自家闺女。你就尽管使唤吧。”黄参长得像秋后枯丝瓜一样。黄参财源滚滚，可人却发不起来。黄参一双耗子眼在橘红白花花的脖颈上睃来睃去，笑嘻嘻说：“五哥瞧你话说得。我是谁？你是谁？再外咱三脚没踹出五服圈子去不是？橘红不就是我亲闺女？还能是什么？行了，搁下她，你这就回。我黄参保准她月月往家汇银行票啦！”爹千感恩万戴德。爹差不多要给黄参下跪了。爹满怀喜悦地走了。爹走时对橘红说：“二丫，咱吴家就你了呢！”爹说这话时老眼里泪花盈盈。

当天夜里橘红就被黄参叫进他屋里。黄参的屋里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腥臊味。黄参把门反锁了。黄参一双耗子眼直勾勾盯住橘红雪白的脖颈。“橘红，你的皮肤真白！”黄参说，“橘红，穿这么厚，你不嫌热得慌？”

橘红慌。橘红不是热得慌，而是怕得慌。长到十九岁，橘红没有近过男人，可男人色迷迷的眼神她是觉得出来的。橘红说：“舅！”

黄参一拍沙发扶手：“别叫舅！叫老板！叫黄老板！老板！懂不懂？”

橘红颤抖着，眼泪快出来了。橘红说：“老板。”

黄参恢复了初态，说：“对了，这就对了。我是谁？你是谁？我是你的老板，你是我的佣工。你得记明白这一点。”

橘红怯巴巴说：“爹说，我是你闺女。”

黄参哈哈大笑。黄参秋后丝瓜一样的瘦架子哈哈大笑。黄参说：“闺女？你当你还小哇，你十九不是？我打哪儿找来你这么个闺女？咱们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亲戚。过去我穷时咋没见你这个闺女来打探过？敢情人有了活路就有了闺女呀？去球吧！我是你老板，不是你亲爹。我可告诉你，你要识相，听我的，慢待不了你。不识相，行，你走，这就走，路费我掏了，追你爹去，他还走不太远。”

橘红说不出话来。橘红可怜巴巴用眼神乞求面前这位瘦小的汉子。

黄参移过来，伸出手，抓住浑身颤抖的橘红，把她摁在自己身边。黄参笑眯眯说：“橘红，你要听话。这是你爹吩咐的不是？听话好。听话老板才会照顾你，疼你，拿你当自家人。对了，这就对了。瞧瞧你这身衣服，哎呀呀，这算什么衣服？女孩子哪能穿这样的衣服？这不作践人吗？你瞧这扣子，这扣子，这扣子……这哪是女孩子穿的衣服。来来——”

黄参倒抽一口气，耗子眼瞪成牛眼，身子往后一倾，倒在沙发上直呻吟。

橘红头昏，半梦半醒。橘红感到自己的上衣已不在身上了。身上只剩下一件半头小衣。橘红有些不相信，有些弄不懂。她觉得冷。她下意识将两支圆滚滚的手臂拥在胸前。橘红的身子丰腴雪白，耀人眼。那是一种莲子米似的半透明的白。橘红有一身稀罕的好肤色。橘红感到一双干燥的手一寸寸侵上她的裸背。她紧闭着眼，眼泪夺眶而出。橘红喊：“不！”

黄参一呆，说：“怎么，你不想听话？你不想听老板的话？好，那你走，你走吧！你穿上衣服，这就走。去对你爹说，说你干不下来。说你不会挣钱。不敢挣钱。说就让你们吴家断了烟火吧！你橘红没有能耐。你走吧，走呀，干吗不走？”

橘红闭着眼，泪水潏潏。橘红不能站起来了。衣服就在脚边，门在几步之外，但橘红不能。爹说：“好二丫！”爹说：“二丫，咱吴家就你了呢！”爹说这话时老泪纵横。橘红不能。橘红把眼闭得紧紧的。

黄参说：“怎么，想好了没有？不走啦？这就对啦，橘红你这就对啦！橘红你是聪明的。你聪明。老板我不会亏待你，绝不亏待。你拿着，

这是十块。这是钱。新崭崭的钱。你拿着。老板我不会亏待你。拿着。来吧。”

橘红头昏。她的头没有撞在床沿上。老板把她拖到床上时显得十分温存。她头昏。她觉得天昏地暗。吴家不会断烟火，吴家有后了。她想。橘红给吴家传了烟火。爹说：“好二丫！”橘红说：“不！”

黄参赤条条爬起来，变了脸：“又怎么啦？！”

橘红哽噎道：“你不能这样。我还是黄花闺女，你不能让我明明白白丢了身子！”

黄参作难了。黄参说：“那咋办？”

橘红抽泣说：“你先把我的打昏过去吧。”

黄参说：“你这不是要我犯命案吗？”

橘红说：“我不能明明白白丢身子。”

黄参说：“那咋办？”

橘红想了想，啜泣道：“那，你拿酒来。”

黄参去拿酒，倒了半茶杯给橘红。橘红硬硬心捏着鼻子灌了进去，呛得直咳。可是不行，橘红很明白。橘红又灌了半茶杯，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行。还是明明白白。橘红急了，抓过黄参手里的酒瓶子，一气全灌进嘴里。

还是不行。橘红还是明明白白。

橘红绝望了，倒在床上抽泣。

黄参站在床边，目瞪口呆。黄参的耗子眼变成了牛眼又变成鸵鸟蛋。黄参小心翼翼问：“橘红，头昏不？”

橘红泪流满面地摇头。

黄参突然直起身子，走到沙发前，穿上裤衩，套上背心。黄参转过身来说：“行了，橘红，你起来。橘红你起来，把衣服穿上。听着，从现在起，你就当我的陪酒员。”

橘红撑起身，呆呆地看着黄参。橘红不明白。

黄参说：“咋啦？”

橘红哇地哭出声来，嚎天恸地。

橘红去街上买衣服。橘红走在商店林立的大街上。老板说：“买露一点的。”老板知道橘红有一身稀罕的肉。

橘红站在一家时装店前吭吭地咳嗽。

六

蓝猫避开一辆疯子似飞驶而来的摩托车。蓝猫很灵巧。她已经熟悉了怎样躲避城市的车辆。泥水溅在她面前的泥土上，有如褐黄色的珍珠。城市的泥水都生成得乖奇。蓝猫左右看看，再没有车来，这才小心地拖着受伤的脚穿过马路，绕到那栋毛糙的两层白楼背后。蓝猫今天不饿。因为她已经明白了在城市也得捕老鼠的道理。而捕老鼠蓝猫是很在行的。蓝猫今天情绪不错。蓝猫今天受了夸奖。“瞧呀。那只猫会捉老鼠！它捉老鼠呢！”一个女人喊。蓝猫想笑。敢情城市人也有痴的，猫不捉老鼠干吗？但她没笑。她看见那个女人身后就有一只猫。那只猫肥头大耳，敌视地看着她。那个女人对她招手：“咪咪，来，喂你牛奶吃。”蓝猫没有去。蓝猫习惯自食其力。

那只白色的猫站在院墙上，一看见蓝猫就大声喊：“小妞，过来玩玩！小妞，过来玩玩！”蓝猫不理他，径自爬上晒台。蓝猫又看见他了。他伫立在他的屋檐下，颈毛乍立如针，双目炯炯有神，浑身的皮毛黑得发亮，身姿伟岸而又沉稳。蓝猫听见他结实的筋骨咔吧咔吧地作响。

蓝猫的瞳人湿润了。心想，这就是城市呀！

那只白猫仍在院墙上大声喊：“小妞，过来玩玩！小妞，过来玩玩！”

七

五孩是最早回来的。

五孩今天只卖了一小袋花生。卖完花生后她就去昨天那条巷子里。她

想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昨天买花生的那两个城市人。五孩找呀找，可是城市人没有出现。满街都是其他的城市人，那两个城市人却像偷得了手的老鼠，躲在后面匿笑。可恶的城市人这怎么办呢？哥哥过两天就要运花生来了。哥哥运花生来就要带钱回去。哥哥总是一分一分地数。这可是差整整七十五块呀。可是那两个城市老鼠却不出来。五孩又担心家里的花生害老鼠，五孩就回来了。

第二个回来的是李药。城建学院的清洁女工按时上下班，这是李药的骄傲。李药在大学上班。李药拿的是国家工资。李药每个月在工资单上签字。这可大不一样啊。虽然李药从来不对人说她一个人要负责一栋六层楼的清洁卫生，扫地抹地擦窗户捅厕所；要给每个办公室打开水，每天两次，每次七十四瓶；要分发一大堆报刊信件。下一楼上六楼，整天手不停脚不住，那是很累人的工作。李药从来不讲。李药要讲就讲她在大学上班，她拿国家工资。这很不一样呢！

李药一回来就忙着洗澡洗衣服。李药有很多花衣服。李药爱买街头三轮车拖着卖的零碎布头。论斤算，又俏又便宜。李药洗完衣服就“费”呀“费”地往脸上涂爱丽丝面膜。五孩在走道里搅面疙瘩汤当晚饭。五孩问：“李药姐，你来一点？”李药不耐烦说：“吃过了。学校吃食堂呢。”但是李药等五孩做好面疙瘩汤后还是过来盛了一大碗，三天没吃饭似的稀里呼噜喝了。五孩问：“李药姐，好吃吗？”李药说：“味道差多了，不如我们食堂。”五孩就问：“食堂吃甚呢？”李药嘲讽道：“土冒，这还不知道。馍、饺子、大肉熬萝卜。”五孩说：“我当什么御食，不就大肉吗？明天我也割一刀大肉回来。”李药说：“别烧了。刚赔了几十块，你当你是谁？小心你哥来揍你。”五孩嘴硬，说：“才不呢，我哥顶疼我。我哥说我机灵。”心里却嘀咕，害怕见着哥那副模样。话瘾也小了。不声不响去楼下洗锅刷碗。

橘红回来的时候路灯已经亮了。五孩说：“橘红姐，你今天最早。”橘红今天身上的酒味不那么浓，五孩就敢和她说话了。橘红“唔”了一声，从裙兜里摸出一方手绢，打开，是一叠钱。丢给五孩，说：“收好，